說睡虎地秦簡《葉書》“喜揄史”的“揄”

（首發）

蘇建洲

彰化師大國文系

　　睡虎地11號秦墓有一篇舊題為“大事記”、“編年記”的簡文，內容涉及了墓主“喜”的生平事蹟。李零先生認為簡文的性質與印臺、松柏漢簡篇題名為“葉書”者相同，因此“編年記”當改稱為“葉書”，讀為“牒書”。[[1]](#endnote-1)陳偉先生同意篇名稱為“葉書”，但讀為“世書”，是記錄世系之書。[[2]](#endnote-2)

　　《葉書》簡10貳云：“三年，卷軍。八月，喜揄史。”對於“揄”字，整理者指出：“揄，本義為引、出，這裡的‘揄史’當為進用為史之意。史是從事文書事務的小吏，《說文‧敍》引漢《尉律》：‘學僮十七已上，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為史。’本年喜十九周歲。”[[3]](#endnote-3)還有一種說法是認為“揄”是地名，比如黃盛璋先生認為“榆”從手，從木，不甚清晰。“榆”也可解為地名，楚有榆關，在上蔡附近。上蔡一帶正是楚、韓交界。榆當即榆關，屬楚地。[[4]](#endnote-4)《秦簡牘合集釋文》按語指出：“今按：里耶秦簡8─269記‘十一年九月隃為史’，‘隃為史’與此處‘揄史’義近，可見整理者意見正確。”[[5]](#endnote-5)上述《里耶秦簡》8─269“十一年九月隃為史”，陳偉先生校釋云：“隃為史，睡虎地秦簡《編年記》10 號簡有‘揄史’，整理小組注釋云：‘揄，本義為引、出，這裏揄史，當為進用為史之意。’《說文》：‘逾，進也。’朱駿聲定聲：‘謂超越而進。’《玉篇‧辵部》：‘逾，進也。’疑隃、揄並當讀為‘逾’，訓為‘進’。”[[6]](#endnote-6)陳偉武先生則認為《里耶秦簡》的“隃”當從睡虎地《葉書》讀為“揄”。《玉篇‧手部》：“揄，揄揚也。”所謂“揄揚，義猶舉薦或拔擢。”[[7]](#endnote-7)

　　謹按：將“揄”、“隃（逾）”的詞義理解為“拔擢”、“進用”是對的，但“揄”、“逾”並無“拔擢”的意思。《說文》：“揄，引也。”段注云：“漢郊祀歌曰：‘神之揄，臨壇宇。’師古云：‘揄，引也。’《史記》：‘揄長袂。’《廣韻》：‘揄揚，詭言也。’皆其引申之義。”[[8]](#endnote-8)上述“神之揄，臨壇宇”，顏師古注：“言神引來降臨之也。”可知“引”是引出、提出之義。至於《史記•貨殖列傳》：“今夫趙女鄭姬，設形容，揳鳴琴，揄長袂，躡利屣，目挑心招，出不遠千里，不擇老少者，奔富厚也。”張守節《正義》：“揄，曳也。”又《韓非子•內儲說下》：“王悖然怒曰：‘劓之。’御因揄刀而劓美人。”這些“揄”即“曳”，也就是拖提、執持一類意思，引申而有“揄兵”即領兵、引兵之義。[[9]](#endnote-9)《廣雅‧卷一下》：“揄、擢，引也。”王念孫《疏證》引到的例證有：《韓非子·飾邪》篇云：“龐援揄兵而南。”《韓詩外傳》：“子夏曰：‘齊君重鞇而坐，我揄其一鞇而去之。’”《漢書·禮樂志》“神之揄”，顔師古注云：“揄，引也。”擢者，《說文》：“擢，引也。”《燕策》云：“擢之乎賓客之中。”[[10]](#endnote-10)這已經很清楚地將“揄”與“擢”用法的不同揭示出來。至於“揄揚”是揮揚、揚起之義。漢·劉向《九嘆•逢紛》：“揄揚滌蕩，漂流隕往，觸崟石兮。”洪興祖注：“崟，銳也。言風揄揚，水流隕往，觸銳利之石，使之危殆，以言讒人亦揚己過，使得罪罰也。崟，一作岑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這裡的“揄揚”是揮揚、揚起的意思。《文選‧班固‧兩都賦》序：“雍容揄揚，著於後嗣，抑亦《雅》《頌》之亞也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‘揄，引也。’以珠切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‘揚，舉也。’”[[12]](#endnote-12)《漢語大詞典》將這裡的“揄揚”解釋為”宣揚”。總之，“揄揚”是同義複詞，是揮動、舉動之義，與拔擢無關。至於《說文》：“逾，進也。”朱駿聲已說是“超越前進”之義，也與拔擢無關。

　　《越公其事》簡61“乃命（范）羅（蠡）、太（舌）甬（庸）大鬲（歷）●＝（越）民，必（比）（卒）（勒）兵，乃由王（卒）君子（六千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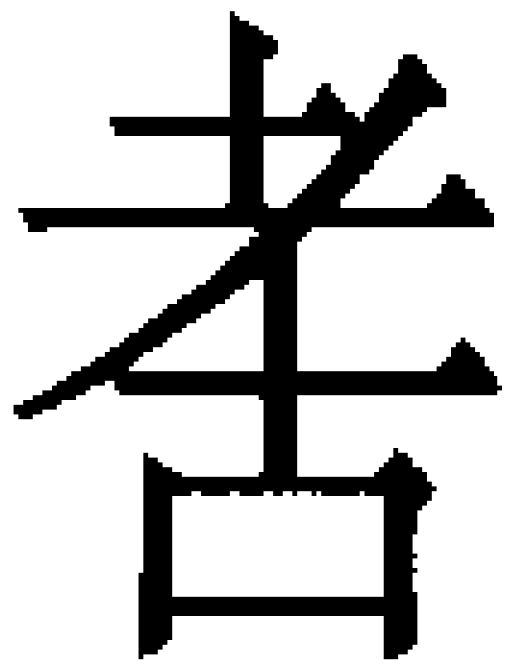
“必（比）（卒）（勒）兵”從趙嘉仁先生讀。他指出“比”為“編次排比”的意思。“勒”為“统率”、“部署”之意。《孔子家语·相鲁》：“孔子命申句須、樂頎勒士衆，下伐之。”典籍有“勒卒”一語，《墨子·旗帜》：“勒卒，中教解前後左右。”孫詒讓《間詁》：“蓋謂部勒兵卒，將居中而教其前後左右。”《漢書·晁錯傳》：“士不選練，卒不服習，起居不精，動靜不集，趨利弗及，避難不畢，前擊後解，與金鼓之音相失，此不習勒卒之過也，百不當十。”“勒卒”與簡文的“勒兵”義同。[[13]](#endnote-13)陳偉先生也認為“必”讀爲“比”，但“”從整理者釋為“協”。《周禮·秋官·大行人》：“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，秋覲以比邦國之功，夏宗以陳天下之謨，冬遇以協諸侯之慮，時會以發四方之禁，殷同以施天下之政。”鄭玄注：“此六事者，以王見諸侯爲文。圖、比、陳、協，皆考績之言。”比卒協兵，即考校兵卒。[[14]](#endnote-14)謹按：甲骨文“劦”字從未見省作“”者，[[15]](#endnote-15)《馬王堆》遣冊的“脅”均作“”，如M1遣冊簡14“鹿脅”之“脅”作。因此“”並無釋為“劦/協”的條件，比對《封許之命》簡6“鋚勒”之“勒”寫作，從四個“力”，是“力”的繁體，那麼本簡的“”亦可讀為“勒”。

　　對於“由”，整理者注釋云：“由，任用。《左傳》襄公三十年‘以晉國之多虞，不能由吾子，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’，杜預注：‘由，用也。’”[[16]](#endnote-16)陳偉先生則認為由疑可讀爲“抽”。《左傳》宣公十二年“抽矢菆”，杜預注：“抽，擢也。”《楚辭·九章·抽思》“與美人之抽思兮”，朱熹集注：“抽，拔也。”簡文是說通過考校，從普通兵卒中選拔出王卒。[[17]](#endnote-17)“海天遊蹤”指出“由”應該就是上博簡《子羔》簡8“故夫舜之德其誠賢矣，諸畎畝之中而使君天下而稱。”的“”。此字以往有多種讀法，包含“抽”等等，裘錫圭先生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•子羔〉釋文注釋》有分析、評論，此從裘先生讀為“擢”。[[18]](#endnote-18)“zzusdy”指出《子羔》“”似以陳秉新先生（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補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04年第2期）讀為“遂”為最適合，他以戰國貨幣地名“武”即“武遂”、《禮記》“贊桀俊，遂賢良，舉長大”為證據，又舉《孟子》“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閒……”為比較，“遂”即發、舉、進（賢良）之義。至於本篇的“由”用作本字，文意並無不通，“由”即進用（包括《子羔》“”也可以用為“由”），簡47“善人則由，譖民則背”以“由”與“背”相對，“由”義亦同。[[19]](#endnote-19)蕭旭先生認為：“由”讀為抽或擢，皆是，亦可讀為挑，并音近義同，猶言選擇、選取。[[20]](#endnote-20)謹按：“由”恐怕不能直接訓為“任用”。“王卒君子”，又作“私卒”、 “私卒君子”（簡64、67），這六千人是范蠡、舌庸從越國人民中加以訓練、治理而後拔擢、抽拔、挑選出來的，因此筆者贊同“由”讀為“抽”（詳下）。至於蕭旭先生所提出的“挑”的讀法恐不妥，簡26“舀（挑）起（怨）（惡）”，已用“舀”表示“挑”。

　　《葉書》的“揄”與《里耶秦簡》的“隃”就相當於《越公其事》的“由”與《子羔》的“”。“俞”在《廣韻》既有“羊朱切”，三等合口；也有“丑救切”，三等開口。前者上古音是喻紐侯部三等合口；後者是喻紐幽部三等開口。[[21]](#endnote-21)“揄”在《廣韻》也是既有“羊朱切”，三等合口；也有以周切，三等開口，歸在“猷”小韻。前者上古音是喻紐侯部三等合口；後者是喻紐幽部三等開口。[[22]](#endnote-22)《詩•大雅•生民》：“或舂或揄，或簸或蹂。”毛傳：“揄，抒臼也。”陸德明《釋文》：“**揄音由**，又以朱反，《說文》作舀。”[[23]](#endnote-23)馬瑞辰《通釋》：“揄者，舀之假借。……**揄古音如由**，故與蹂、叟、浮等字為韻。”[[24]](#endnote-24)不過王力先生則認為是侯幽合韻。[[25]](#endnote-25)《說文》：“舀，抒臼也。从爪、臼。《詩》曰：‘或簸或舀。’抭，舀或从手，从宂。”段注云：“生民詩曰：‘或舂或揄，或簸或蹂’。毛云：‘揄、抒臼也。’然則揄者，舀之叚借字也。……（抭）从手宂聲也。宂今音在九部，古音當在三部。《周禮‧舂人》：‘奄二人，女舂抭二人，奚五人。’鄭曰：‘抭、抒臼也。’引詩‘或舂或抭。’《禮‧有司徹》篇：‘執挑匕柄以挹湆，注於疏匕。’鄭云：‘挑讀如或舂或抭之抭。’按鄭君注禮多用韓詩，然則韓詩作抭，卽舀也。”[[26]](#endnote-26)抭是幽部，與揄可以相通。《莊子．漁父》：“有漁父下船而來，鬚眉交白，被髮揄袂，行原以上。”陸德明《釋文》：“揄音遙，又音俞，**又褚由反**，謂垂手衣內而行也。李音投，投，揮也。”[[27]](#endnote-27)以上可見“俞”與幽部字有關。“由”是喻紐幽部三等開口，故與“俞”可以相通。《孟子‧萬章下》：“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”《韓詩外傳‧卷三》作“與鄉人居，愉愉然不去也。”[[28]](#endnote-28)這是“俞”聲與“由”聲直接相通的例證。[[29]](#endnote-29)《詩‧小雅‧詩干》：“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。”鄭玄箋：“猶，當作瘉。瘉，病也。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，無相詬病也。”[[30]](#endnote-30)《詩‧小雅‧鼓鍾》：“淑人君子，其德不猶。” 鄭玄箋：“猶，當作瘉。瘉，病也。”[[31]](#endnote-31)這與前面提到《廣韻》：揄，以周切，歸在“猷”小韻相合。“由”與“猶”雙聲疊韻開合相同，古書常互作，則“俞”之於“猶”，如同“俞”之於“由”。 [[32]](#endnote-32)

　　此外還可找到一些旁證。首先，“俞”與 “臾”、“欲”均有通假例證。“俞”與“臾”都是喻紐侯部三等合口，因此常見通假。《漢書‧揚雄傳下》：“子徒笑我玄之尚白，吾亦笑子之病甚，不遭臾跗、扁鵲，悲夫！”[[33]](#endnote-33)其中“臾跗”，《文選‧揚雄‧解嘲》作“俞跗”。[[34]](#endnote-34)《史記‧扁鵲倉公列傳》亦云：“醫有俞跗”。《莊子‧盜跖》：“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除病瘦、死喪、憂患，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。”王念孫云：“瘦當為瘐，字之誤也。病瘐一類，死喪一類，憂患一類。瘐字或作瘉。”[[35]](#endnote-35)《漢書‧宣帝紀》：“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。”顏師古注：“瘐音庾，字或作瘉，其音亦同。”[[36]](#endnote-36)《漢書·武五子傳》作“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，有覬欲心。”王念孫《廣雅疏證‧卷一下》：“闓，欲也。”條下云：“覬欲，即覬覦也。”[[37]](#endnote-37)其次，蔣文先生曾考證“漢君忘忘鏡銘”的釋文為“君忘忘（芒芒/茫茫）而失志兮，愛使心臾（欲/慾）耆（嗜）。臾（欲/慾）不可盡行，心汙（紆）結而獨愁。”將“臾”讀為“欲/慾”，可信。蔣先生並有如下一段論證：

**{欲}這個詞可用“猶”或“由”字記錄。**《墨子·明鬼下》有“齊君由謙殺之，恐不辜，猶謙釋之，恐失有罪”句，《墨子閒詁》引畢沅云：“由與猶同，故兩作。”引王念孫云：“由、猶，皆欲也。謙與兼同。言欲兼殺之、兼釋之也。《大雅·文王有聲》篇‘匪棘其欲’，《禮器》作‘匪革其猶’。《周官·小行人》‘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’，《大戴禮記·朝事》篇‘猶’作‘欲’。是‘猶’即‘欲’也。猶、由古字亦通。”其次，“臾”、“欲”亦可與“猶/猷”相通。馬王堆帛書《稱》：“臣有兩位者，其國必危。國若不危，君臾存也，失君必危。失君不危者，臣故佐也。子有兩位者，家必亂。家若不亂，親臾存也。[失親必]危。失親不亂，子故佐也。”《慎子·德立》：“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，臣兩位而國不亂者，君猶在也，恃君而不亂矣。失君必亂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，子兩位而家不亂者，父猶在也，恃父而不亂矣。失父必亂。”《稱》之“君臾存也”、“親臾存也”對應於《慎子》“君猶在也”、“父猶在也”。陳鼓應先生指出“臾，讀爲猶。臾猶同爲喻母字。臾在侯部，猶在幽部，旁轉得通。《慎子》‘臾’即作‘猶’。”[[38]](#endnote-38)《周易·頤》六四爻辭“其欲逐逐”，馬王堆帛書本“欲”作“容”（阜陽漢簡本作“”），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本作“猷”。[[39]](#endnote-39)

以上可證“臾”與“欲”、“猶/猷”、“由”可以相通。海昏侯墓漆木笥殘片銘文上所載麻布胎漆器標記“臾醜布”，又作“猶醜布”。[[40]](#endnote-40)這也是“猶”、“臾”互通的一例。《湯在啻門》簡5“（胡）猷（猶）是人”的說法可比對馬王堆醫簡《十問》“何臾（猶）之【23】人”。據此，陳劍先生指出“䌛、由、猶”諸字常通用無別，“䌛”之通“諛”，猶“臾”之通“猶”，因此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簡19可讀為“（讒）（諛）則（屏）”。[[41]](#endnote-41)此外，陳劍先生指出卜辭舊多釋“”之字，其所從聲符實爲“臾”，以音近而用爲“遊”。[[42]](#endnote-42)“臾”與“俞”雙聲疊韻，常見通用；“遊”與“由”也同為喻紐幽部三等開口，古書亦有不少通假例證。[[43]](#endnote-43)那麼“臾”、“俞”與“遊”與“由”亦可相通。

　　比對秦簡“喜揄史”、“隃為史”，《越公其事》“乃由王卒君子六千”可理解為“乃由為王卒君子六千”。《子羔》簡8“諸畎畝之中而使君天下而稱” 與《戰國策‧燕策二》：“先王過舉，擢之乎賓客之中”文例相近，裘先生將“”讀為“擢”有其道理，不過“”的通假範圍似未見與“擢”有關。《後漢書‧黨錮列傳》：“滂在職，嚴整疾惡。其有行違孝悌，不軌仁義者，皆埽跡斥逐，不與共朝。顯薦異節，抽拔幽陋。”[[44]](#endnote-44)是說范榜特別舉薦有突出節操的人，把他們從幽陋之中選拔出來。“顯薦”與“抽拔”意思相近，而且“抽拔幽陋”與“諸畎畝之中”文例相似。又如西晉徐義墓誌云：“抽擢榮覆，積累過分，實受大晉魏魏之恩。” [[45]](#endnote-45)“抽擢”義近連用。又北魏王昌墓誌云：“抽賢之舉，轉員外散騎侍郎，尋加襄威將軍。”[[46]](#endnote-46)“抽賢”的說法與研究者所舉《禮記‧月令》：“遂賢良”相近。因此孟蓬生先生讀“”爲“抽”，謂此句“是指把舜從畎畝中選拔出來”，可從。[[47]](#endnote-47)《越公其事》的“由”也當如陳偉先生讀為“抽”，簡文是“乃由（抽）［為］王卒君子六千”。“抽為某某（新職）”即文獻常見的“拔為某某（新職）”，如《新唐書‧伊慎傳》：“嗣曹王皋至鍾陵，得而壯之，拔為大將。”《新唐書‧安祿山傳》：“知山川水泉處，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，守珪異之，稍益其兵，有討輒剋，拔為偏將。”因此秦簡可讀為“喜揄（抽）史”、“隃（抽）為史”。目前出土秦文字未見“㨨/抽/𢭆”字，以“揄/隃”來表示﹛抽﹜並無用字習慣的問題。

附記：拙文承蒙陳劍、鄔可晶先生審閱指正，筆者十分感謝！

1. 李零：《視日、日書和葉書——三種簡帛文獻的區別和定名》，《文物》2008年12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參見陳偉主編：《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‧序言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3月）、陳偉：《秦簡牘與秦人法》，《文匯學人》，2017-06-01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9月），頁9注四七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黃盛璋：《云夢秦簡〈編年記〉初步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7年1期。其他關於”揄”理解為”地名”的說法，請參見《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》，頁22注52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《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》，頁22注52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參看陳偉主編：《里耶秦簡牘校釋（第一卷）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26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陳偉武：《從楚簡和秦簡看上古漢語詞彙研究的若干問題》，“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論壇——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，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。後載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七輯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93。又見氏著：《愈愚齋磨牙二集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8年6月），頁160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2月），頁604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“揄兵”一例蒙鄔可晶先生向筆者指出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〔清〕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），頁41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［宋］洪興祖撰；白化文等點校：《楚辭補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285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梁]蕭統編；[唐]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2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趙嘉仁：《讀清華簡（七）散劄（草稿）》，復旦網，2017.4.24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968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陳偉：《清華簡七〈越公其事〉校讀》，簡帛網，2017年4月27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790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參見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下冊1303-1305頁，4113-4114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《清華七》，頁146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陳偉：《清華簡七〈越公其事〉校讀》，簡帛網，2017.4.27，<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790>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《清華七〈越公其事〉初讀》，簡帛網簡帛論壇72樓，20170428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《清華七〈越公其事〉初讀》，簡帛網簡帛論壇72樓，20170428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蕭旭：《清華簡（七）校補（二）》，復旦網，2017.6.5，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061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056)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12月），頁539-540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同上，頁539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《十三經注疏‧詩經注疏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594-2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〔清〕馬瑞辰撰，陳金生點校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3月），頁884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王力：《詩經韻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12月），頁350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2月），頁334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﹝清﹞郭慶藩撰；王孝魚點校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1023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屈守元箋疏：《韓詩外傳箋疏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6年3月），頁334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《管子•小問》：“苗始其少也，眴眴乎何其孺子也。至其壯也，莊莊乎何其士也。至其成也，由由乎茲免，何其君子也。”尹知章注：“由由，悅也。”謹按：尹注應該是受到《孟子》與《韓詩外傳》異文的影響，但其說恐不可從。程瑤田《九穀考》曰：“茲免云者，免，俯也；茲，益也，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。”王念孫《讀書雜誌‧管子》“茲免”條贊成程說，並指出“禾成而穗益俯，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，故曰‘由由乎茲免，何其君子也’。”見〔清〕王念孫：《讀書雜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），頁484。蔣禮鴻先生進一步指出《玉篇》：“秞，餘周切，禾黍盛也。”由由與秞，即禾黍油油字也。《玉篇》訓禾黍盛，與程、王說禾成而穗益俯，其義相成。《玉篇》之秞，則後起專字耳。參見蔣禮鴻：《義府續貂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8月），頁81-82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《十三經注疏‧詩經注疏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384-2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同上，頁452-2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附帶一提，高本漢並不贊同鄭玄的讀法。參見高本漢著、董同龢譯：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10月），上冊50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［漢］班固撰；［唐］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3571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［梁］蕭統編；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2010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
35. ﹝清﹞郭慶藩撰；王孝魚點校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264。 [↑](#endnote-ref-35)
36. ［漢］班固撰；［唐］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，頁253。 [↑](#endnote-ref-36)
37. 〔清〕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），頁42。 [↑](#endnote-ref-37)
38. 陳鼓應：《黃帝四經今注今譯——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，第38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8)
39. 蔣文：《漢君忘忘鏡銘新研》，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五輯，2013年，頁571-572。 [↑](#endnote-ref-39)
40. 聶菲：《海昏侯墓漆器銘文及相關問題探討》《南方文物》2018年2期，頁116。 [↑](#endnote-ref-40)
41. 陳劍：〈《清華簡（伍）》與舊說互證兩則〉，復旦網，20150414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_ID=2494。 [↑](#endnote-ref-41)
42. 陳劍：〈以一些例子談談甲骨文字考釋可注意的問題〉，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，2018年11月16日，政治大學中文系。 [↑](#endnote-ref-42)
43. 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），頁123。 [↑](#endnote-ref-43)
44. ［劉宋］范曄撰、［唐］李賢等注、［晉］司馬彪補志：《後漢書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），頁2205。 [↑](#endnote-ref-44)
45. 毛遠明：《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5月），上冊10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5)
46. 毛遠明：《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5月），上冊10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6)
47. 孟蓬生：《上博竹書（二）字詞劄記》，簡帛研究網，2003年1月14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47)